

# 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优化

王天民 郑丽丽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智能媒介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送工具,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智能媒介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具有场景全面覆盖、内容全息呈现、主体全员上线、功能全效实现等积极效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信息茧房、技术黑箱、网络圈群、媒介焦虑等问题,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地位弱化、人文精神消解、信息隔阂加深、实际效果降低等消极后果。扬长避短,优化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必须从价值导引、技术突围、素养提升、制度保障等多方面着手采取针对性措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媒介;功能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2)10-0038-07

智能媒介是指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基于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用户需求,进行动态的信息生产、分发和传播,进而实现算法驱动、人机协同、精准传播、智能高效的媒介形态。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智能媒介,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用以扩大且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sup>[1][34-135]</sup>,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智能媒介研究,应在既有智能媒介的内容呈现与现实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析智能媒介的功能发挥问题,特别是要澄清智能媒介的双重功能及优化等重要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为优化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对策。

## 一、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功能

依据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对功能性质

的划分,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sup>[2][52]</sup>其中,正功能是指智能媒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积极效果,负功能则是指产生的消极后果。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功能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全面覆盖、教育内容全息呈现、教育主体全员上线和教育功能全效实现。

### (一)智能媒介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全面覆盖

“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sup>[3]</sup>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并依托移动性、伴随性、开放性优势,全面覆盖思想政治教育各类场景。

第一,智能媒介实现学校课堂场景与社会生活场景的有效连接。智能媒介串联起碎片化的学习生活场景,实现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连接。一方面,智能媒介能够实时连接学校课堂与社会课堂,课堂师生与场外人员能够进行视频连线互动,将社会生活场景嵌入课堂教学环节,有效连接起学校课堂场景与社会生活场景。另一

王天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教师思政方向)开放课题“高校大思政工作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2SZX03)、北京师范大学博一学科交叉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重大主题宣传教育研究”(项目编号:BNUXKJC2109)阶段成果

方面,智能媒介能够把学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场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学生不仅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而且教育活动能够涵盖学习、生活、休闲各类场景。学生能够通过直播互动、弹幕留言、论坛发帖,随时随地与教师、其他学生展开交流讨论。智能媒介推动学校课堂场景向社会生活场景拓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覆盖学生上课下课不同场景。

第二,智能媒介实现现实空间场景与网络空间场景的有效连接。智能媒介“无界化”的信息传播形态,使现实与虚拟场景的连接成为可能。后疫情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线下面授+在线学习”的教学模式,借助智能媒介开展MOOC、SPOC、雨课堂、翻转课堂等教学活动,能够实现传统线下教学空间与新兴网络教学空间的跨场景转换。智能媒介在实现教学场景全覆盖的同时,还推动现实学习场景向虚拟学习场景拓展。人们通过智能媒介可以全景访问图书馆、博物馆,开展虚拟云游、数字博览等学习活动,实现图书馆、博物馆等现实学习场景与学习管理系统、资源服务平台等虚拟学习场景的联通融合。这表明智能媒介能够有效连接现实与虚拟场景,全面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学习场景。

### (二)智能媒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全息呈现

智能媒介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表现形式,营造沉浸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全息呈现。

第一,智能媒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图像化、视听化呈现。智能媒介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再局限于单调的文字,而是拥有了多样化、生动化的表现形式。一是智能媒介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呈现为图像、表情包、GIF动画等不同的媒体形态。较之单调的文字内容,图像、动画、视频的呈现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生动鲜活,更具吸引力。智能媒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呈现从普遍单一化向个性多样化拓展,能够更加满足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二是通过智能媒介的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行为感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视听化呈现。数字读屏、在线听书、语音助手等智能媒介,使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体验的方式进行呈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感染力。

第二,智能媒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情境化呈现。AR、MR、VR、可穿戴设备等智能媒介可以在虚拟情境中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模仿、再造和创造,营造出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虚拟课堂、虚拟仿真实验室、人工智能智慧教室等智能媒介平台,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专业化场景再造,使学生在虚拟情境中获得具象化的情景体验和情感触动。这种身临其境般的情景体验,能够更加生动、鲜活、立体地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书本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动起来”“活起来”。此外,学生在虚拟情境中的真切感受,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正触动学生内心世界,增强学生的理论体悟与情感认同,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正入脑入心。

### (三)智能媒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全员上线

智能媒介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媒介话语准入门槛,人们不仅能通过自媒体全面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且能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广泛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全员上线。

自媒体的普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全面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媒体具有使用难度低、传播效率高的优点,使得人人都可以通过编写、点赞、转发、评论等方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方面,人们借助自媒体拓宽信息来源渠道,通过微博、豆瓣、知乎等及时了解新闻热点,获取感兴趣的内容。学生能够主动利用自媒体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主学习意识与反思批判意识明显增强,成为自媒体主要的信息生产者 and 使用者。另一方面,自媒体的普及也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育人阵地。越来越多的人在B站、知乎、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B站上,已有近千位老师up主,其中名师学者近300位”<sup>[4]</sup>,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参与线上教学活动的主动性普遍增强。

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广泛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终端设备成为生活“标配”,智能媒介传播出现“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的特征。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移动终端设备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由学校教师、辅导员、学生等校内主体拓展为学校、家庭、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各行各业热爱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具备思想政治教育专长的人们都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加入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其中,网络“大V”、抖音红人、人气up主等网络意见领袖的关注度高、影响力大,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全员线上育人。

#### (四)智能媒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功能

智能媒介的集成式、融合式优势,不仅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功能的优化整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整体效果,而且能够加快推动新旧媒介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功能。

智能媒介集信息、服务、社交等多功能于一体,可以充分放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智能媒介不是多种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依据教育需求进行不同功能的优化整合,发挥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复合功能优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系统等智能媒介平台,“集专家指导、集体备课、教学示范、自主学习、审核评估和研修培训等功能于一体”<sup>[5]</sup>,能够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更丰富的系统资源、更优质的教育效果。智能媒介的集成化优势,能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合力,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效。

智能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深度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效能。智能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不是取代关系,没有谁主谁次、谁强谁弱,而是共融互通、优势互补的关系。智能媒介一方面主动适应媒介融合发展大势,加快推动新旧媒介由相加阶段进入相融阶段,积极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相融合,构建起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媒介传播格局。另一方面,智能媒介积极拓展新旧媒介融合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加快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媒体中心、

开发推广“学习强国”融媒体中心、积极创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云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能的最大发挥。

## 二、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负功能

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除了具有正功能,也具有负功能。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负功能突出表现为信息茧房、技术黑箱、网络圈群、信息焦虑等问题,给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 (一)“信息茧房”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

“信息茧房”是指“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sup>[68]</sup>。智能媒介借助算法推荐机制进行信息推送,使人们的信息获取广度、思想认识深度受限,将人像蚕茧一般束缚于封闭的信息空间。“信息茧房”容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认知偏差,阻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主流价值观念。

第一,智能媒介的同质化信息推送,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认知偏差。智能媒介通过采集和分析搜索记录、浏览足迹、网络关系,依据兴趣偏好、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形成私人定制的信息饮食习惯与投其所好的信息推送机制。对此,德国科学家施皮茨尔指出:“对信息的简单搜索、略读、非直接接触等表面化处理方式,减少神经元和神经髓的参与数量,大脑加工停留在水平、表层的面向,这反过来影响对信息全面、深度的理解。”<sup>[7]30-36</sup>长期的同质化信息推送,会造成人的信息窄化和认知固化,形成思维定势,不利于全面了解情况、拓展视野,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片面的认识,甚至误解。

第二,智能媒介的娱乐化信息推送,对主流价值观念造成冲击。智能媒介以娱乐化信息取悦和愉悦人,使人心甘情愿地受困于信息茧房中。趣味性取价值性成为智能媒介信息推送的标准,各类娱乐化信息挤占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空间。智能媒介平台为了迎合猎奇心理、追求眼球效应,以庸俗化、口水化的信息增加关注度和讨论度。头条热点、小道消息、娱乐八卦被频繁推送,而包含主流价值观念的严肃内容往往受到冷落,难以被优先推送,甚至因被标识为“不感兴趣”而被排

除在信息推送之外。这种畸形化的信息推送机制,严重阻碍主流价值观念的有效传播。

### (二)技术黑箱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

技术黑箱是指“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在算法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存在着无法洞悉或未知的区域”<sup>[8]</sup>。智能媒介的运行程序机械、运行过程隐蔽,存在着大众难以理解的技术黑箱。技术黑箱会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表达与价值认同,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

第一,智能媒介的公式化运行程序,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表达。智能媒介的运行主要依靠冰冷的数据、标准化的规则和公式化的程序。智能媒介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数据简化为数字代码,综合运用数学模型、逻辑运算、推理演算进行公式化处理,再经由机械的媒介运行流程输出结果。这种公式化的运行程序如同工厂的流水线一般严密,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难以嵌入到智能媒介运作流程中。此外,智能媒介难以对人类的复杂情感进行精准识别,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情感特质、态度倾向、性格差异在数据转换过程中被逐层稀释、简化甚至消除。智能媒介的公式化运行程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情感表达,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关怀。

第二,智能媒介的隐蔽化运行过程,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智能媒介实行机控人管,智能媒介运行的背后潜藏着人的思想意图和价值倾向。部分智能媒介操控者在资本逐利和个人私利驱使下,将错误的思想观念“夹带”进算法开发、设计和运行过程,并通过智能媒介进行扩散,会淡化甚至扭曲人们的思想理念与价值观念,造成思想偏见甚至错误认识。此外,技术黑箱还“极易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技术控制、价值预设、规则制定、话语操纵、文化输出的隐身衣”<sup>[9]</sup>。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操控智能媒介,利用跨网跨域的手段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弱化人们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感。

### (三)网络圈群加深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隔阂

网络圈群是指借助智能媒介,以兴趣和情感为纽带建立的共同体。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智能媒介平台,组建起结构封闭、信息加密的网络圈群。网络圈群的特殊话语与信息壁垒,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难

度,加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隔阂。

第一,智能媒介加深网络圈群的话语隔阂,增加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圈群成员之间的理解难度。网络圈群成员通过数字、字母、表情在智能媒介上进行话语创造与传播,诸如1314、YYDS、emoji表情等。新潮的网络圈群话语在增强话语表达生动性的同时,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表达上的分歧和误解,加大代际间的信息隔阂。如微信中的“微笑”表情,年轻人多用其表达无奈的负面含义,而年长者则用其传递开心的正面含义。借助智能媒介中的自由化表达,网络圈群话语“将宏观叙事碎片化、政治问题娱乐化、严肃问题轻松化、模糊价值倾向”<sup>[10]</sup>。符号化的表达方式,模糊和削弱了信息的原本含义,增大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对网络圈群话语的辨别和理解难度。

第二,智能媒介加深网络圈群的信息壁垒,增大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圈群成员之间的沟通难度。网络圈群有着封闭性、排他性的信息空间和内容体系,圈群外的人难以融入和理解,形成网络圈群的信息壁垒。一方面,由于不同网络圈群常用的智能媒介不同,使得网络圈群的智能媒介数量多、种类杂、差异大。如以微博、抖音、小红书为阵地的饭圈,以B站、漫画岛、风车动漫为主导的动漫圈。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覆盖并融入如此多的智能媒介平台,因而常常陷入“融不了圈”的无奈境地。另一方面,网络圈群在不同智能媒介上的活动内容不同,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圈群成员的沟通隔阂。如饭圈粉丝在微博进行抢博、控评和反黑,在抖音进行打投、直播和视频二次创作,网络圈群在不同智能媒介间的内容差异,使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圈群成员有效沟通的难度加大。

### (四)媒介焦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媒介焦虑心理是指人们在智能媒介使用中,由于认知类型、信息质量、隐私保护等原因而引起的复杂情绪状态,主要包括媒介信息焦虑和媒介隐私焦虑。过度的媒介焦虑会损害人的身心健康,降低学习工作效率,进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第一,媒介信息焦虑损害身心健康,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人们在生活中随时都要接触、理解和消化各类信息,不仅要在文字、图像、

音视频等不同媒介形态间灵活转换,而且要在自媒体、社交媒体、专业媒体等媒体平台间来回“跳跃”,进行教育学习、信息传播、互动交流等多线程任务处理。当信息负载远超个体所能承受的程度时,“大量信息无法消理解,大脑皮层活动受到抑制,超过机体的承受能力,就会出现……紧张、不确定、无助、挫败、烦躁易怒,由此便会造出一系列的自我强迫和紧张”<sup>[11]</sup>。个体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难以满足追赶信息更新的内心需求,身心不匹配加剧个体的焦虑感和压力感,使人无法集中注意力,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

第二,媒介隐私焦虑扰乱学习心态,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度和实效性。智能媒介应用的前提是信息的开放共享,而开放共享往往伴随着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和焦虑。智能媒介中的隐私信息以数据化的形式存在,人的思想行为转化成可供收集、拆解、追踪、分析、量化的数据。人变为透明化的“数字自我”,时刻处于“第三只眼”的监视下,个人隐私信息时刻存在被窥探的风险。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指纹识别等智能技术应用的普及,加剧了人们对个人信息数据过度采集、滥用和泄露等隐私安全问题的担忧和焦虑。人们对在注册、认证、登录等智能媒介环节中提供隐私信息心存不安,但为了顺利获取媒介服务和满足学习需要,又只能在焦虑不安中被动提供信息。过度的媒介隐私焦虑,不利于形成理性平和的学习心态,还会造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疏离与不信任,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 三、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优化

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负功能,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消极后果,阻碍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功能发挥。有效规避和消除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负功能,必须坚持以主流价值为导向、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媒介素养为根本、以制度体系为保障,推动智能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优化和效用提升。

(一)坚持主流价值引领,发挥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效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坚持主流意识形

态的主导和灌输”<sup>[12]81</sup>,这决定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价值导向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是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依归。首先,在价值导向上,智能媒介要“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sup>[13]331</sup>,将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优势,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版图。智能媒介在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要用好批判的武器,旗帜鲜明地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剖析和批判。智能媒介建设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统一,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辩证认识、理性分析现实问题,还能够教育学生科学地甄别、筛选、解读复杂多样的社会价值取向,培养学生做主流价值观念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其次,在价值指向上,智能媒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式,要切实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认真落实习近平关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sup>[14]378</sup>的重要论述,把智能媒介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发挥智能媒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功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

坚持主流价值引领,充分发挥智能媒介在推动主流价值观念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一是智能媒介要主动吸纳主流价值观念及其有益元素,既要主动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又要主动吸收人们在网络交往中创造出的有益话语符号,增强智能媒介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二是智能媒介要以生动鲜活的话语形式取代严肃呆板的理论说教,用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的现实素材诠释主流价值观念的崇高价值与深远内涵,增强智能媒介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三是智能媒介要积极支持和顺应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sup>[15]</sup>,增强智能媒介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四是智能媒介要综合利用自媒体、社交媒体、问答社区、网络直播等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探索建设“报、刊、网、端、微、屏”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媒体矩阵,搭建兼具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媒介传播平台,以此增强智能媒介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推动力和聚合能力。

(二)推动媒介优化升级,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智能媒介风险

推动智能媒介优化升级,是防范化解智能媒介技术风险的必然之策。就技术支撑而言,运行规范合理的智能媒介系统,能够极大地降低媒介风险隐患的发生概率。智能媒介“主要包含三个子系统,即海量信息标签划分系统、用户数据收集分析系统以及多维场景配适推送系统”<sup>[16]</sup>。对此,首先,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数据标签化处理过程,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进行标签划分,将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注入智能媒介“信息池”。其次,要在收集和整合数据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数据背后的教育价值,依据思想行为动态、信息选择偏好与教学评价反馈,绘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画像”,确定智能媒介的信息推送内容。再次,要优化智能媒介信息推送机制,增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推送比例,增强智能媒介信息推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关联。同时,理性设定同质化信息推送的频率和限度,积极开发和推行信息“反向推送”技术,定期推送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开放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荐图谱。

就现实依托而言,智能媒介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规范进行优化升级,保障媒介运行的安全可靠与透明公开。一是要完善分类识别的信息特征库。通过对不良信息和违法信息进行显著标识,智能媒介依据信息标识进行分析评估并采取隔离、消除等措施,保障智能媒介的信息安全。二是适当引入人工干预机制。“在深度学习算法中引入可理解的人工规则,不完全由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完成自动化决策。”<sup>[17]</sup>智能媒介的人工干预机制,不仅能够对计算机依据敏感词过滤后的信息进行人工分析,实现算法过滤与人工审核的双重把关,还能引导智能媒介机器语言输出主流价值观念,在首页、热搜、精选、弹窗等重点环节推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三是加强安全评估监测。通过定期审核、评估和验证智能媒介的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强化智能媒介的数据管理与系统维护,尽早发现并消除思想政治教育中智能媒介的风险隐患。

(三)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智能媒介运用能力

麦克卢汉指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sup>[18]</sup>消除人在智能媒介运行中的昏迷状态,需要培育正确使用智能媒介的思维和运用能力。一是开设系统的智能媒介素养课程。通过专业课程学习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智能媒介双刃性的理性认知,明确资本利润、行业利益、技术效益等社会因素对智能媒介的隐蔽性利用,端正对社交媒体、算法媒介、移动媒介等智能媒介的使用态度,从根源上摆脱对智能媒介的过度依赖心理。二是增强智能媒介的应用意识和驾驭能力。一方面,要注重媒介思维、算法思维、数据思维等思维能力的培养,开展媒介分析、评价、推理和演绎等理性思维技能训练。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提高对智能媒介的驾驭能力,学会将逻辑缜密且内容复杂的理论体系进行视图转换和可视化表达,能够灵活运用智能媒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智能媒介运用能力,还需要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智能媒介自律意识和能力。一是要提升反连接意识和能力。反连接是“媒介使用者依据具体的情境、特定的动机自愿自觉断开或减少不必要的数字媒介连接”<sup>[19]</sup>。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可以通过强化对时间和注意力的管控,获得智能媒介的控制权,实现理性运用智能媒介并合理控制使用时长,如在网络学习中使用专注模式避免注意力分散。提升反连接意识和能力是增强智能媒介自律的重要方式。二是要发挥同辈群体意见领袖的榜样示范作用。同辈群体间由于成长环境、身心成熟度和思维认知水平的相对一致性,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和态度看法较为一致,且容易被群体中意见领袖的观点所影响和同化。通过同辈榜样力量和互助作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自我学习、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智能媒介运用能力。

(四)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机制

完善智能媒介应用规则和智能媒介在思想政

治教育应用中的法律保障,是规避和消除思想政治教育负功能的重要途径。智能媒介应用规则是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平稳运行的基本保障。一是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对智能媒介的嵌入程度、程序操作标准和具体应用场景实施分层管理,提升智能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管理实效。二是建立健全算法备案制度,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履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智能媒介治理格局。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媒体机构和技术公司要主动配合算法备案工作、自觉履行算法主体责任,虚心接受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监督并及时做好结果反馈。三是建立健全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媒体机构和技术公司既要主动公开算法基本原理、运行机制、决策标准等信息,说明智能媒介运用的注意事项,还要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算法解释,增强信息检索、排序、选择、推送等规则的公开透明度。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等专门文件的出台,为智能媒介应用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智能媒介活动有了明确的行动规范。一是明确智能媒介信息的使用限制,要求相关各方严格依法开展数据捕捉和使用活动,禁止将敏感隐私数据和虚假反动数据纳入数据应用范畴,杜绝不实言论、非法资讯等负面信息的扩散蔓延。二是明确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个体在智能媒介应用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将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媒介活动纳入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有据可循的轨道。三是明确违背法律规制的后果、惩治办法与对策,如通过约谈、整改、查封、禁言等形式开展“清朗”“护苗”等专项行动,加大对不良媒体机构及相关责任主体的惩罚力度,探索从源头治理智能媒介思想政治教育负功能的策略。总的来看,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有力推动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智能媒介运行规则益愈健全、制度体系趋于完善,其正功能稳步增强。

#### 参考文献:

[1]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3] CNNIC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2022-08-31.
- [4] 杨飒.高校教师当up主,让知识变得更加可爱[N].光明日报,2021-10-12.
- [5] 许瑞芳.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经验呈现[J].思想理论教育,2022,(9).
- [6] [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 [7] [德]曼弗雷德·施皮茨尔.数字痴呆化[M].王羽桐,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 [8] 冯永刚,赵丹丹.人工智能教育的算法风险与善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7).
- [9] 陈文胜.嵌入与引领:智能算法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构建[J].学术界,2021,(3).
- [10] 陈联俊,姚硕.移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与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9,(11).
- [11] 梅松丽,曹锦丹.信息焦虑的心理机制探析[J].医学与社会,2010,(10).
- [12]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
- [16] 崔聪.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及其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0,(5).
- [17] 程莹,方禹.规范算法推荐,纵深推进数字时代网络平台治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解读[EB/OL].中国信通院,http://www.caict.ac.cn/kxyj/caictgd/index\_5.htm,2022-01-05.
- [18]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19] 林爱璐,何艳明.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J].学术研究,2022,(5).

[责任编辑 李基礼 赵静]